

許美玲的創意油畫佛畫

傳統與當代的交融

● 陳清香

自年初至今，全球因新冠肺炎（武漢肺炎）疫情，而瀰漫著不安和驚恐的氛圍。然而台灣民眾由於能盡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，使疫情降到相對較不嚴重的層次，因此防疫成效頗受國際的肯定。

為配合此等防疫措施，大學院校原先已敲定的集會或活動，有許多不得不停辦或延期，但今年3月27日舉辦的「銘傳大學2020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卻很幸運地未被取消，最終仍如期舉行。由於筆者受邀擔任該研討會的評論人，故適逢週五的27日，一早6時即離家，遠赴位於金山的法鼓文理學院，自8時起趕著講授包括學士班與研究所各一門佛教藝術的課程。中午用完餐後，在謝福原、李雅君兩位同學的駕車陪同下，2時半前趕抵近劍潭的銘傳大學，得以及時出席該研討會的第四場發表會，筆者在會上評論了該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許美玲所發表的題為〈台灣新意象——吳承硯英式水彩〉的論文。

此論文敘述畫師吳承硯的繪畫生涯、作品風格等，所舉畫例豐富，分析周詳，為當代美術史論述立下可觀的典範。

閱讀了美玲的論著後，便引發筆者對美玲畫作的回顧：2018年末，舉辦了為紀念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居士一二〇歲誕辰所舉辦的「台灣佛教藝術創作展」，美玲除提供四幅油畫參展之外，更在開幕典禮時，上台展現曼妙的舞姿，增添了不少熱鬧的氣息。為配合該次展覽，於當年12月15日所舉行的「學術論壇」中，美玲也提供一篇題為〈佛教藝術的傳統與當代〉的論文，在第一場次發表，其內容討論當代佛教藝術，同時也舉出美玲個人的作品為例來分析，與論壇的主題十分契合。

就參與2018「台灣佛教藝術創作展」的整體活動而言，美玲既提供圖像畫作，又撰寫長篇論著；既展現了靜態

藝苑精華

的畫作，又有動態的舞蹈，有動有靜，相容無間。如此能具多樣才華於一身者，並不多見，尤其畫作多為佛教相關主題，是故筆者決定於本期〈藝苑精華〉專欄，特別介紹美玲的作品。

首先簡介其學畫師承：

美玲因雙親熱衷書畫收藏，自幼即接受鋼琴與芭蕾舞的訓練，其後又接受名畫家何文杞老師的教導，以素描、水彩筆法，畫出山林田野的實地景致。

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就讀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藝術組時，美玲曾選修孫家勤教授的「仕女畫創作」課程，並投入臨摹古畫敦煌壁畫的行列，此外也稟承吳承硯、單淑子老師的教導，又受業於傅申先生，建立書畫運筆與鑑賞的基礎。畢業論文方面，則禮請故宮書畫處長余城教授指導，完成了《北宋王詵瀛山圖研究》，獲碩士學位。

美玲因熱愛崑曲，所以由靜態的美術，走向動態的藝術，更在明師曾永義的指導下，撰述《宋代樂舞伎之研究》為題的論文，獲博士學位。此主題的深入探討，亦與描摹樂舞伎姿態的畫作關係密切。

就繪畫技巧而言，美玲除了傳統漢式水墨畫外，也受到民初大師徐悲鴻引進西畫技巧的啟蒙。

可知啟發美玲藝業者，皆是當代享有盛名的大師。在眾位大師的教導下，所作畫作雖多以臨摹古畫為基礎，但仍深具創新風格。

以下介紹美玲代表性的畫作如下：

1. 摹北魏石窟壁畫

美玲早年作畫，從臨摹古代名畫入手，其曾摹寫上古岩畫、漢舞樂畫像石、石窟壁畫等，捕捉伎樂女歌舞的神韻，以之為作畫的主題。其中如摹畫新疆克孜爾千佛洞、敦煌莫高窟等的石窟壁畫，如飛天、舞樂天人、本生故事、淨土變相畫等題材，十分醒目。

而在2018「台灣佛教藝術創作展」中，美玲也提供了四幅臨摹敦煌莫高窟壁畫的鹿王本生、薩埵那本生、伎樂天人舞蹈圖等畫題的作品參展。所提供的作

品，畫題雖是沿襲十六國時代、北魏乃至唐代的石窟佛畫主題，然卻以油畫的筆法、艷麗的色澤，呈現出粗線條的、動態的、暈染的、飄逸的、抽象的西洋畫風。

例如「鹿王本生圖」（見封底）原是摹敦煌莫高窟257窟壁畫，描述九色鹿救了一位失足落水的人，那人卻忘恩負義，反倒使九色鹿落難的故事。畫面中改變了原壁畫山字形一系排列的山岩背景，但保留了具體九色鹿的原型，也畫了跪在鹿前的落水人，畫中背景所採的紅色底色，則以暈染橫掃的方式，刷出一片嫣紅壯闊的山林，顛覆了古代壁畫制式的山形，表現出抽象畫的意境。此畫題原是彰顯釋迦世尊在多生多劫以前，曾捨身度人的心願，或因情節感人的緣故，在開幕典禮中，美玲親自上台以曼妙的現代舞姿表演的主題，即是此九色鹿的本生故事，十分動人。

2. 摹臨濟宗佛通寺達摩祖師像

美玲善於以油畫形式創作，但每幅畫作在落筆之前，卻是先以水墨筆法勾勒輪廓以為初稿，然後再上油彩。就傳統水墨畫而言，此即「謝赫六法」中的「骨法用筆」，善於此法者必已具相當的運筆手藝。

今年年初，美玲曾赴日旅遊，巡禮了位於日本廣島縣三原市的佛通寺，是臨濟宗佛通寺派的本山，其山號為御許山，該寺供奉的本尊是釋迦牟尼佛。在佛寺殿內牆上懸掛了一幅由住持法師所畫的達摩祖師像，美玲很快便將之臨摹下來；再走入內殿，見到另一幅墨書題字，僅「降魔」二字，亦臨摹之。返國後，再於自己的畫室中，將二幅水墨畫與墨書合之，即成一幅具墨書題款的紙本水墨畫作(圖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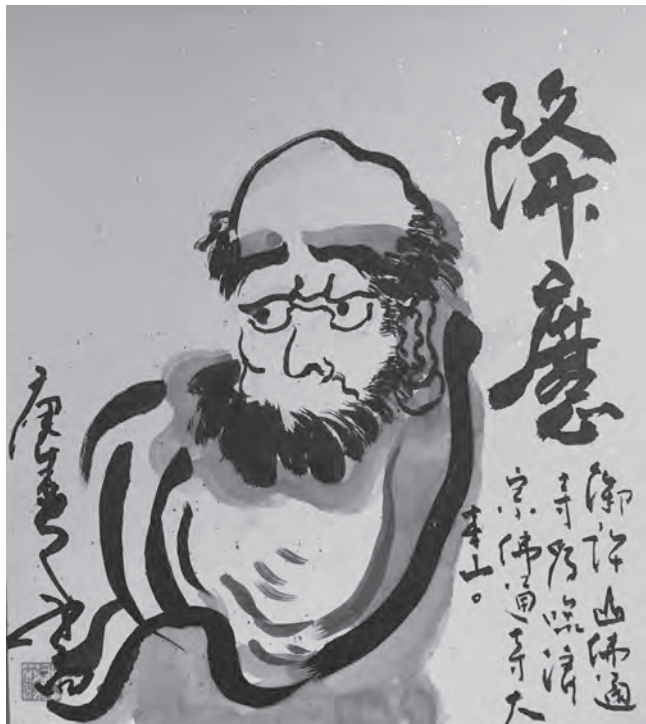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日本廣島佛通寺達摩祖師像臨摹圖

乍見此畫，正中是以濃墨粗筆勾勒而成的達摩祖師半身胸像，頂上凸出，光頭無髮，正面五官中，兩眼瞠目，微黜雙眉，耳垂下扣環，顏面四周的兩鬢、兩腮、下巴等處，均長滿了鬍鬚。而頭面之下，以粗筆撇捺而成的袈裟，由肩垂至胸下，敞開前胸。全幅自頭至胸，寥寥數筆，水墨橫掃，便將流行於宋元之際的達摩祖師像帶有的禪學韻味，加以顯露出來。

就墨書題款方面，右下角的細字行書，曰：

「御許山佛通寺乃臨濟宗佛通寺大本山」

另外左下角的筆年款，曰：

「庚子年書」(鈐印)

今年若以干支來計算，歲屬庚子，是故推知此畫為今年新作。

以上所簡介粗筆達摩祖師畫像，與小字行書落款合之，是承襲宋元時代風格的典型禪意水墨畫，寓意深遠。

至於大字書寫的「降魔」二字，就傳統佛教美術史而言，多表現於釋迦釋尊的四相成道或八相成道的圖像之中。此圖以達摩祖師為題，卻將降魔的法力延伸之，涵蓋在其無邊的禪風內。

3. 藥師佛

今年年初，因肺炎疫情的爆發，針對抑止病情的擴張，以及為染病者祈福，筆者在上期〈藝苑精華〉專欄內，已對藥師佛法相稍作介紹，並引出若干具年代的古藥師佛鑄像與當代畫師的藥師佛畫像。

在此世人面臨病苦威脅之際，筆者除再延續熟習藥師琉璃光如來的願力法門外，也繼續介紹當代畫作中的藥師如來。其中美玲也提供了早年臨摹敦煌石窟壁畫所完成的藥師如來像。

本畫作的原稿，摹自敦煌榆林窟第25窟東壁右側的藥師佛，此窟壁畫題材豐富，東壁以盧舍那佛為主尊，八大菩薩為左右脅侍，但今日只殘存上下四位菩薩坐像，題榜為虛空藏菩薩、地藏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文殊師利菩薩，四菩薩像的北側站立了一尊藥師佛。

此藥師佛以濃墨細筆的線條勾勒之，佛頭頂上肉髻凸起，五官端莊，身披僧袍，右手執錫杖，左手托藥罐，以微側之姿站立於蓮花台上。

此窟開鑿於唐代，就題材風格而言，屬於藏傳佛教的系統，故應是創作於吐蕃統治敦煌(781~848)期間。

美玲所摹的藥師佛，其身形站姿、雙手持物等，與原榆林窟第25窟藥師像，是一致的，但所用畫筆工具油彩顏料，全然改易為西洋式，因此創作風格迭變。(圖2)

美玲因筆者之邀，以藥師佛為主題進行創作。先尋得年前舊稿，再加以潤色添筆，而在作畫過程中，曾有特殊感應的經驗，因此畫稿傳來後，也附帶傳來其個人對唐代藥師佛法相的體認與創作心聲：



圖2 藥師佛油畫創作

「前日接獲佛教藝術史界先進陳清香教授的邀約，繪製『藥師佛』，

心中忐忑，思及多年前繪製的油畫佛像，跟往常一樣，先用水墨行筆醞釀情境氛圍，無意之間，佛陀影像，具已浮現畫布，訝異之餘，只好稍坐輪廓敷色，尤其『藥師佛』表情自在形成不容任何添加。平日我因為志切古中國書畫，也熱愛臨摹敦煌莫高窟、榆林窟等石窟壁畫，對於古佛畫像藝術珍品尤其珍愛，感謝佛陀菩薩示現，神遊其中遊戲三昧。謹以摹寫創作『榆林25窟的藥師佛』作為眾生除三毒疾厄，常保安康喜悅。」

4. 畫悉達多太子像

為紀念佛教創始人釋迦世尊，漢傳佛教道場於每年的農曆四月八日舉行浴佛法會，而南傳系統的佛教國家，如泰國、緬甸、斯里蘭卡、柬埔寨等，則於每年

五月的月圓日舉行衛塞節 (Vesak)，以紀念世尊的誕生、成道、說法、涅槃。今年因疫情關係國內未如往年舉辦盛大的浴佛法會，但是身為佛門子弟，仍然邀請美玲畫作悉達多太子像，以為賀節。

美玲參閱了歷代佛傳繪畫資料後，選定宋代創作的敦煌莫高窟第76窟東壁兩側，與西夏時代的榆林窟第3窟東壁的「八塔變」圖像，主題亦即釋迦世尊八相成道的故事，作為創作的原本。在莫高窟、榆林窟的壁畫中，雖同樣屬佛傳主題，但此宋代及西夏的作品，卻異於唐代以前的作品。筆者曾於2016年應邀出席「敦煌論壇：交融與創新——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並發表以「敦煌莫高窟第76窟八塔變佛傳圖源流探討」為題的論文，其後此文刊於2017年02期《敦煌研究》學術期刊中。

莫高窟76窟所畫第一塔之悉達多太子誕生圖，太子右手上舉，左手下垂，一龍乘雲而下為太子沐浴，景象生動。榆林第3窟畫有悉達多太子沐浴於尼連禪河畔，兩手向前伸，掌心向內，用色淡雅樸實。

美玲捕捉了莫高窟及榆林窟悉達多太子沐浴的情境，將太子裸露的身軀安排於無憂樹下，旁有騰龍吐水灑向太子，太子頭頂後畫光圈，以孩童的身形，兩手臂彎屈向內，下身圍繞於一片水霧之中，表現了受沐浴的姿態。畫中以傳統漢式的水墨畫線條勾勒出人物的面龐體形輪廓，而人物旁的樹枝及前景的水霧，則以西式油畫的筆法橫刷出生動的景致，此畫是結合東西方不同的手筆，表現當世實景的寫照，創意十足。(圖3)

以上四例畫作，充分彰顯出美玲致力於臨摹古佛畫——更貼切說，應是傳承古佛畫題材——而再創21世紀的獨特佛畫新風貌。⑨



圖3 悉達多太子誕生沐浴油畫創作